

吳

起 著

吳

子

世界書局印行

吳子目次

圖國第一	一
料敵第二	三
治兵第三	五
論將第四	七
應變第五	八
勵士第六	一〇

吳子

吳起著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纓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饌。醢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闔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人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蠶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蠶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驕。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

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擐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鑑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與寤遷。刮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閒。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祇祿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饑饉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

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閒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感於聲。不可不清。目感於色。不可不明。心感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閒。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畫以旌旗。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險。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肯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衆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衛。夫五軍五衛。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

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倖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

慮其險。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與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

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